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乐黛云 主编

吳宓

理想的使者

张弘著



理想的使者



文津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吴宓 理想的使者

张 弘 著



选题策划:徐迅龙杰

责任编辑:李君伟

责任印制:李文宗

封面设计:张守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宓 理想的使者 / 张弘著.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5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乐黛云主编)

ISBN 7-80554-487-5

I . 吴… II . 张… III . 吴宓—人物研究 IV .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176 号

•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吴宓 理想的使者

WU MI LIXIANG DE SHIZHE

乐黛云 主编 张 弘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 津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10.25 印张 266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80554-487-5

K · 68 定价:22.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乐黛云 主编

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



内容提要

吴宓以诗人兼学人，留学美国，游学西欧，以外语讲授西洋文学却酷爱中国古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行南北时创办《学衡》杂志，提倡新人文主义的人格修养而婚恋情感浪漫多情，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又随即辞职，“思想改造”积极表态但又在八十高龄的老残病弱之年坚决反对“批孔”……终生充满了矛盾与传奇，同时也屡遭社会与舆论的误解。以前他被当成“复古派”、“国粹派”，近年又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其实都没有完整全面地看到他的本来面貌与真实品格。

本书从文本出发，根据吴宓的文字遗存，对他的文化观念、文教志业、诗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建树与贡献作了分析梳理。本书的评述，突出了吴宓的思想理念、情感和意志的特点，还原了他的文化理想。吴宓无法赞成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也不同于一般的“国粹派”或“文化保守主义者”。虽因时代限制和本人性格因素，他未能成为这一文化理想的实施者或完成者，但他所做的种种努力使他成为文化理想坚忍而光荣的使者。

总序

乐黛云

21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

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会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本丛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着重个案研究，意在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突出他们对中外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跨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一流专家学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功力，是继20世纪

初沟通中西文化的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家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基本上做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本丛书志在这方面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总

序

感怀五首

论雨僧先生书稿成，邀而有触，咏以纪之。

诗魂学魄久飘零，中外融通执一经。
泾浊渭清曾何世，蓬莱恩怨未分明。

几多风雨暗神州，拂晓远怀无尽愁。
哈佛高谈惊斗宿，奈今英气剑南收。

峨嵋欲上避红羊，药石砭肓容换汤。
底事烦忧重入縠，道心尘落叹微茫。

博文施教济中华，履苦践辛宏愿赊。
桃李门墙空芜草，犹怜绝艳觅繁花。

天人物际界标高，妙喻神明暗室昭。
终古自由谁解义，长悬白璧谱离骚。

张弘

甲申乙酉之际

引 子

1894年，世纪之交，中国西部黄土高原，陕西泾阳县安吴堡，一户殷实的乡绅之家的宅院里，一个男孩子降生了。这就是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文科高等教育的创建发展、文学创作和比较文学专业等领域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独特印记与重要贡献的吴宓先生。

和有的人相比，吴宓或许声名不够显赫，他并不以著述繁多或振臂一呼应者云而著称。如果想挑剔的话，生前他并没有留下多少学术专著，除了讲稿和报刊文章，未见有一部论著问世。在文学创作上，酝酿多年的小说也始终不曾完成，只出版了一本古体诗集，算不上著作等身。然而，他独特的思想轨迹、率真的人格品性和坎坷曲折的悲剧命运，却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罕见的壮怀激烈而又孤兰幽馨的独行者形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他的身影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即将消失之际，在新一轮的世纪之交，他又重新闯进了人们的视野，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他的缅怀与追思。

生逢其时。吴宓来到人世的岁月，是一个风雷激荡、长夜待晓的时代。历时千载的古老中国，在一个个“奉天承运”的大小朝廷更迭换手之后，又造就了清朝三百年的帝业，原本似乎固若金汤，坚如磐石，却在越洋而来的西方列强炮舰的轰击下一蹶不振，分崩离析。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的城下之盟，还让中国人保留着对清廷的一丝希望，期待着“师夷长技”并最终“以夷

制夷”，那么吴宓出生那年甲午战争的溃败，就完全剥夺了中华民族最后的尊严，因为这次的对手是东瀛小国日本。所有尚未麻木到连切肤之痛都浑然不觉的人，不仅感受到了亡国的危险，也痛感改革现状的迫切。行动，而不再是感慨，成为唯一选择。就在 1894 年同一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志在“驱除鞑虏”的兴中会；第二年，康有为在北京率领众举人“公车上书”推动变法；然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绵延千年的古代社会，就伴随着这些间歇不断的阵痛，艰难起步，转向现代社会。吴宓从呱呱坠地起即被抛进这个转型过程，襁褓里的幼小心灵，虽未必悉数了解广袤大地上发生的事件，但寰宇上下肃杀躁动的氛围，必定浸入他生命的年轮。一旦由青年走向成熟，他也就发觉自己置身在沧桑变迁的漩涡中。他的奋进，他的规避，他的决断，他的犹豫……都是在这一漩流里的感应和作为。

生当其境。吴宓来自嵯峨山下泾水、渭水交流之处。这一片关中的黄土地，人文积累丰厚，历史传统邈远，是炎黄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以后历周、秦、汉、晋、隋、唐，此处皆为首邑之区。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以此为根据地，遏制住了外族的侵入，维护了唐王朝的正统。宋、元、明以降，中国的地域政治中心他移，但明末又在这一带酝酿和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国号“大顺”，建都西安，遗憾的是功败垂成。清初顾炎武图谋复明，从江南来到此地访求遗老，盛赞这里民风淳朴，学风扎实。这一缕文化血脉，源远流长，吴宓传承有自，心领神会。但他又没有局守于这一隅黄土地。新潮涌动下，科举废而新学兴，为求得真知，青年吴宓告别家乡，走出三原和西安来到北京，又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从江山依旧、人事渐非的故国山水，到风貌迥异的海外异邦，两重眼界两重天，吴宓开阔了心胸，也感受到巨大的文化差异。新的天地吸引着他，旧的世界又让他眷恋不舍。学成回国后，他在南京创业，接着赴北京发展。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北京各高校转移到西南，抗战胜利后再没回京，从此就在武汉、成都

执教。直至晚年，才以衰病之身回到安吴堡，死后才算入土为安。漂泊的足迹，承载着的是一个寻觅真正家园的不朽灵魂。他向往着精神上的乌托邦，因而才远离故土，跨越太平洋，回到华夏神州后，又逡巡于江汉巴蜀之间，但终其一生，仍未如愿。

就在这样的时空交会中，吴宓展示着他的行止与禀性，方方面面，构成一连串的个人事迹。有的意气风发，彪炳日月，令后人仰慕赞叹；也有的晦而不明，支离破碎，留下了这样那样的遗憾。吴宓十分注重探寻自我，致力于内心世界的剖析和精神形象的描绘。他从十三岁（1906年）开始并坚持写了数十年的日记，就是最有力的佐证和最宝贵的根据。在这方面，他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私文学”作家之一，一定程度上堪与著名德语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媲美，后者也是把大量写作的文字保存在日记中的。晚年的吴宓，还历经数年自己动手编撰了一部《年谱》，虽只写到1925年为止，同样是他生命历程的重构和再现。

于是，在吴宓跨越世纪而回到我们中间的身影上，至少能见到两个形象。一个，是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以《学衡》杂志同《新青年》对垒、创办与主持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各高校主讲外国文学或比较文学而久享盛名的吴宓教授；一个，是潜心通达内在世界、流连忘返于心灵和情绪的感受，更听任性情的左右，也更喜欢直抒胸臆，有诗集和诗话问世的诗人吴宓。在前一方面，功过得失，曲直恩怨，当时就毁誉之声喧腾，而今蒙上了沧桑的尘垢，真伪与是非更加难以判定；在后一方面，也不等于吴宓就真正认识了自己，为人们提供了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写照，虽然其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是怎么估价也不嫌高的。在意识和无意识的共同作用下，书写往往只是一种踪迹，它昭示了某些东西，又掩饰了某些东西。写下的文字既经过涂抹和修改，又因风雨侵蚀而漫漶。有时候，没有形诸文字的内容反而比已经形诸文字的更关键。

当然，整整过了一个世纪后，再来追踪吴宓这位杰出人物的

存在，并不意味着就能完全重现逝去时光里的一切。我们只不过相信：唯有时间的维度，才能够清除那些逐年逐月堆积起来的不公正，校准那些带偏见的眼光，抹去所有无用的碎屑和泡沫，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就像阵阵喧嚣的海潮最终退却以后，埋藏在沙滩里的珍贝才会静静露出水面。知识的考古，终究不可能只是徒劳。也唯有通过它，被历史有意无意地记录、描述、整理、压缩、剪裁和规整过的各种文献，才会显露出它们背后业已被掩埋或冲淡的重要遗迹。

为此，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潜入时间的流逝中。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就是用以下的句子结束他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的——而这部小说的主题，吴宓早就凝缩为“时失方为得”的诗句，化入了1932年底的诗《壬申岁暮述怀》：

……潜入逝去岁月的巨人，同时触及间隔甚远的几个时代，而在时代与时代之间被安置上了那么多的日子——那就是在时间中。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生命弧线的起始	(1)
一、长安公子别有愁	(1)
二、乱世清华砺壮志	(13)
三、中西汇合的范型陶冶	(19)
四、道德和诗情之间	(27)
第二章 文化理想的拓建及现实	(37)
一、文化立场的分野	(37)
二、新人文主义的基石	(45)
三、现代文化的另一可能性	(53)
四、智慧和良知的痛苦	(67)
第三章 献身《学衡》：思想阵线的开创坚守	(79)
一、孤独的守望地	(79)
二、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纲领	(91)
三、形上真理的发扬	(99)
四、燃烧荆棘中的绿洲	(115)
五、文言与白话之争	(133)
第四章 “文教中华”：人文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143)
一、清华研究院的志向	(143)
二、光荣与陨落	(154)
三、“化作春泥更护花”	(165)
四、“诗教”的乌托邦	(171)
第五章 《文学与人生》：多一谐和的哲学诗学	(177)
一、诗和哲理的分析综合	(177)

二、观念结构中的文学空间	(183)
三、人性和道德	(191)
四、自由意志与文学的审美创造	(196)
五、“一多”问题和哲学重建	(212)
第六章 “华严境界”：小说、诗与人生的贯通	(229)
一、小说中的真理	(229)
二、《红楼梦》研究	(234)
三、“理想小说”的蓝图	(249)
四、古体诗的现代性	(260)
五、为近代诗史奠基	(270)
六、求真意志的书写	(279)
未完的尾声	(294)
吴宓生平大事年表	(299)
主要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10)

第一章 生命弧线的起始

一、长安公子别有愁

天降大任，斯人乃出。吴宓最初起名“玉衡”，玉衡之名上合天象，下应时运。玉衡本是北斗七星中的斗柄四星的主星，操持着北斗的斗身，古籍《尚书》有“陈璇玑之玉衡”一说（北斗的斗身有两星叫“天璇”、“天玑”），时令上对应秋季。吴宓生于农历七月二十（阳历 8 月 20 日），故而得名。

吴宓“素信吉人天相之说”^①，因此十分喜爱“玉衡”这个名字。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吴宓自编年谱》（下文简称《自编年谱》）中，详细地绘制了北斗七星图，把这一切告诉读者。是否在无意识中，他认为自己就是天上星宿下凡？但他恰恰没有自觉到，“玉衡”意味着他替自己，也替别人，高悬起了一个理想的标准。

不过吴宓随后改的两个名字，都有点偶然。首次改名陀曼，是由于吴宓幼时体弱，祖母杨太夫人认为改名能够祓除不祥，让他变得体格健壮，就叫姑父陈涛（字伯澜）另取一名，结果日日纵酒买醉的陈姑父用碎纸片扔出“陀曼”两个似通非通的字来，害得他日后从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绰号“糊涂 man”（和“吴陀

^① 吴宓：《吴宓日记》，1939 年 3 月 25 日，第七册，10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1999。下文简称《日记》。

曼”同音，意为“糊涂蛋”。再次改名吴宓，则是由于报考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年龄已超过规定的十五岁，为能够顺利参加考试，不得不临时改名，好隐瞒真实年龄，另行报考。此名的由来更有戏剧性，他在仓促中取出随身所带的《康熙字典》，闭着眼睛任意翻开一页，随便用手指了一个“宓”字，就成了他以后广为人知的新名字。这种偶然性，也时时出现在他以后的人生里，展示着未来生活道路上的各种变数。

吴宓另字雨生（又作雨僧），是表兄陈之硕（字君衍，诗人陈涛的长子）代起的。陈之硕可能清楚“陀曼”原来应作“曼陀”，源出佛典《阿弥陀经》中“天雨曼陀罗花”一语。这个字号吴宓也相当欣赏，先后用来命名过自己的诗稿和文稿，但不允许别人（尤其晚辈）随便称呼。

吴家是个大家族。吴宓的出生地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吴姓人氏从明末清初即定居在此，然后衍生为新旧两支。旧支多为贫苦之人，新支则为亦农亦商、以商为主、由商人宦的富室，分别号崇德堂、崇厚堂、式义堂等，有十大家，住宅占去了安吴堡大半面积。又以血统的亲疏分归甲乙两支，尤以乙支为盛。其中式义堂（又称东院）因几代为盐商，号称“全省首富”，全盛时期总店设在扬州，分号遍及从汉口到上海的长江沿岸各商埠。这家的女主人周氏年轻寡居，人称“安吴寡妇”，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多次施财赈灾，被封为“一品夫人”，据说1900年，避义和团之乱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还召见过她。究竟是否“全省首富”当然有待考证，但吴氏家族宗亲繁多、人丁兴旺、富甲一方是肯定无疑的，然后又盛极而衰，备极哀乐。

吴宓出自吴氏崇厚堂（又称西院）。崇厚堂虽财力稍逊，但也在泾阳和三原两县经营着三个商号，在十家大户中经济实力居中，直到庚子之乱后才衰败下来。西院宅第厅堂深幽，池沼花园点缀其间，虽谈不上曲折多致，但也井然有序。难怪吴宓少年时代读到《石头记》，就怦然心动，自以为就是《红楼梦》里人。再